

游劍江湖

梁羽生 著



游 剑 江 湖 (中)

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1989年·海口

游剑江湖(中)

梁羽生 著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灵山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6印张 字数 352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册

书号：ISBN7—80541—253—3/I·43

定价：(上、中、下) 15.40元

目 次

(中册)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二陌路相逢 | 478 |
| 二十三破镜难圆 | 493 |
| 二十四一纸休书 | 513 |
| 二十五旧友重逢 | 534 |
| 二十六神偷窥秘 | 554 |
| 二十七诡谋毒计 | 575 |
| 二十八云台遇敌 | 595 |
| 二十九旧游人杳 | 615 |
| 三十 喋血京华 | 638 |
| 三十一假冒同行 | 660 |
| 三十二妙计突围 | 677 |
| 三十三西山恶斗 | 698 |
| 三十四调兵遣将 | 719 |
| 三十五化敌为友 | 737 |
| 三十六重寻故剑 | 758 |
| 三十七匆匆来去 | 776 |

三十八几番离合	797
三十九赌酒显能	815
四十 扬州祝寿	835
四十一揭破阴谋	858
四十二英雄肝胆	879
四十三大闹寿堂	897
四十四分道扬镳	918
四十五红颜知己	931
四十六路遇同门	962

二十二、陌路相逢

花底新声，尊前旧侣，一醉尽生平。司马无家，
文鸳未嫁，赢得是虚名。

——彭骏孙

杨牧站在旁，得意洋洋的为齐建业喝采。

吕思美正在思量怎样去帮宋腾霄的忙，蓦地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瞅了杨牧一眼，冷笑说道：“杨武师，听说你在蓟州也有不大不小的名头，原来就只会摇旗呐喊么？”

杨牧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吕思美道：“我们乡下有个笑话，二人吵架，其中一个卷起衣袖，气势汹汹，似乎非得立即和对方打上一架不可，大叫大嚷的要人家等他，等他回家去把‘姻伯’请来！”

这个笑话其实是各地都有的，不过多数说的是回去请“哥哥”。吕思美说成是请“姻伯”，当然是调侃杨牧的了。

杨牧大怒道：“不是看在你是个黄毛丫头的份上，我非得教训你不可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好呀，那正是求之不得！要打就赶快打吧，趁你的姻伯还在这儿，有你的便宜呢！”

宋腾霄叫道：“小师妹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吧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我可不想做笑话中的主角。你们打得这样高兴，我岂可不凑凑热闹？哈哈，杨武师来吧，来教训我吧！”说到“教训”二字，她已是唰的拔剑出鞘，朝着杨牧的门面，就是一晃。

杨牧大怒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双掌划了一道圆弧，一招“游空探爪”，左掌拍出，右掌向吕思美的肩头抓下。

这一招本是他家传的“金刚六阳手”的绝招，左掌以阳刚之力荡开对方的剑尖，右掌就可以抓着对方的琵琶骨。刚才在酒家里吕思美曾给他一掌推开，他以为吕思美纵然通晓剑术，也不会高明到那里去，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内。满以为一定可以手到擒来，心里还在打算要怎样来折磨她呢。

那知吕思美是谋定而动，早有准备。在空地动手，不比堆满了桌椅的酒店难以腾挪，杨牧一抓抓来，她早已一飘一闪，使出了穿花绕树的身法，绕到了杨牧的后面了。

杨牧一抓抓空，陡觉金刀劈风之声，心知不妙，反手一掌拍出，身形转了一个圈。

他的武功也确是委实不弱，这一招化解得妙到好处，吕思美功力稍逊一筹，剑点歪斜，倘若硬刺过去，刺着他，也不会伤得很重，去是提防给他抓着。

吕思美当机应变，仗着轻灵的身法，迅速变招，杨牧刚刚转了一圈，脚步未曾站稳，只见剑光耀眼，吕思美又已是从他面前刺来了。

吕思美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瞻之在左，忽焉在右；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，与杨牧游斗。端的是俨如蜻蜓点水，蝴蝶穿花，衣袂飘飘，绕得急时，就如随风飘舞的一团白影。

杨牧虽然是功力稍胜一筹，打不到吕思美的身上，也是无奈她何。

掌风剑影之中，杨牧一招“阴阳双撞掌”击去，左掌刚，右掌阴柔。刚柔两股力道互相牵引，吕思美滴溜溜的转了个身，冷笑说道：“金刚六阳手也不过如此，见识了！”杨牧

一掌击空，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，耀眼生辉，饶是杨牧躲闪得快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襟已是被她的利剑穿过，幸而没有伤着。

齐建业呼的一掌，将宋腾霄迫退两步，叫道：“杨牧，过这边来！”迫退了宋腾霄，他的身形也向杨牧这边移动。

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对啦，快去求你的姻伯庇护吧！”杨牧刚才险些给她利剑所伤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性命要紧，顾不得她的耻笑，慌忙便窜过去。

吕思美如影随形，跟踪急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明晃晃的剑尖，又刺到了杨牧的背心。

此时杨牧刚好和齐建业会合，齐建业自是不容吕思美伤他，中指一弹，“铮”的一声，正巧弹着无锋的剑脊。

齐建业施展的是“弹指神通”的功夫，虽然只是用了五成力道，吕思美已是禁受不起，虎口一麻，青钢剑脱手飞上半空。

宋腾霄连忙一剑向杨牧刺去，这是“匡其魏救赵”之策，攻敌之所以必救，杨牧惊魂未定，身形未稳，如何能够抵挡？当然又唯有依靠齐建业替他解围了。

三方面动作都快，齐建业左肘一撞，用了个巧劲，将杨牧撞过一边，横掌如刀，一招“斜切藕”的招式！右掌向宋腾霄臂弯削下。这一招也攻敌之所以必救，宋腾霄一个“盘龙绕步”收剑回身。

就在这霎那之间，吕思美飞身一掠，也已把青钢剑接到手中，退而复上了。

宋腾霄埋怨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何苦管这闲事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我本来就是爱管闲事，何况你的事怎能

说是与我无关？”

宋腾霄知道她的脾气，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齐老头儿的擒拿手十分厉害，你可要小心了！”吕思美又笑道：“我知道。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了。嘿，嘿，我只是一个初出道的晚辈，难得有这机会向名震江湖的四海游龙请教，伤了也是值得的啊！”

四海游龙是何等身份，听了这话，不觉脸上一红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若用重手法伤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，只怕要给天下英雄所笑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谁叫你这女娃儿不知好歹，你若不和杨牧纠缠，我也不会难为于你，你走吧！”

吕思美道：“你们这边两个，我们也是两个。我若走了，你们岂不是占了便宜？”口中说话，手上的那柄青钢剑招数可是丝毫不缓，剑剑攻向杨牧的要害。杨牧空斗不过她的长剑，齐建业无可奈何，又只好出手来替杨牧解招。杨牧不敢离开他的靠山，于是变成了双方都是二人联手作战的局面。齐建业本来是被迫应战的，却给她颠倒来说，弄得他啼笑皆非。

杨牧连遇几次险招，怒道：“这野丫头刁滑得很，她自讨苦吃，可怪不得咱们，姻伯，你还是把她先打发了吧，免得她来歪缠。”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那个笑话并不是我们乡下才有。”对准杨牧，唰的又是一剑。

齐建业道：“我自有分数。”沉下面来，喝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再不知好歹，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一把斑白的胡子，生了气胡须也会动的，很是有趣！”

齐建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想道：“这女娃儿也确实有点可恶，好，待我想个法儿，不伤她的身体，点了她的穴道。”

可是吕思美的“穿花绕树”身法，运用得十分精妙，她好似窥破了齐建业的心思，身子滴溜溜的老是绕着杨牧来转，无形中等于拿了杨牧来作盾牌，教齐建业无法点着她的穴道。

齐建业不由得动起怒来，蓦地一声大喝，加重了掌力，向宋腾霄猛扑。转换目标，心里想道：“待我毙了这个小子，看你这野丫头还能不束手就擒？”

吕思美所受的压力稍松，立即又向杨牧加紧攻击，叫齐建业不能全神去对付宋腾霄。

这样一来，变成了互相牵制的局面。不过吕思美的功力毕竟是和四海游龙相差太远，而杨牧虽然空手，却可以与她勉强周旋，是以始终还是齐建业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。

宋腾霄给齐建业的掌力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，心里可是感到甜丝丝的，“想不到小师妹竟要为我拚命，这活倘若能够脱难，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她才好。”

缪长风坐在店中观战，心里是焦急非常，正想出去帮宋腾霄的一把，忽见一个手拿旱烟杆，披着粗布大褂老头儿在街头出现，正向着打斗的地方走来。

那店小二跳了起来欢呼道：“这可好了，我的东家来了！”

缪长风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莫非这个老头儿乃是隐于市肆的风尘异人，为了结交江湖朋友，才开这间酒店？”

心念未已，那老头儿已是走得近了。店小二站出门口大叫道：“老东家，不好了，快来呀！这几个客人在咱们的店子里打架，去了一拨，又来一拨，闹出人命来可不得了！”

杨牧喝道：“识趣的走远一些，别来多管闲事。打坏了多少东西我们自会赔给你。”此时正打到紧要的关头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，宋腾霄被齐建业的掌力笼罩，虽然奋力解拆，

已是力不从心。吕思美气力不加，身法亦已渐见迟滞，远不及刚才的轻灵了。

那老头儿慢条斯理的拿起旱烟杆，吸了口烟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兄，你这话可说得不对了。你们在我的店子里闹出事情，焉能说是我多管闲事？东西可赔，人命是不能赔的。打死了人，你们一走了之，事情还不是到了我的头上？”

口中说话，脚步逐渐走近。突然就插进打斗的圈子中！齐建业本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料想这老头儿定非常人，正想问他，未曾开口，对方已然出手。

此时杨牧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劈去，吕思美则在全副心神用来帮忙齐建业抵御四海游龙的攻势，眼看杨牧这一掌就可以把她的瑟瑟骨打碎，那老头儿陡地插进当中，把吕思美轻轻一推，推出了三丈之外！他用的是一股外劲，吕思美好似是给他拉开似的。身形只是转了一圈，就站稳了。

杨牧一来是 不住势，二来也是怒火头上，心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双掌掌力尽发，“蓬”的一声，竟然打到了那个老者的身上。

齐建业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杨牧，住手！”话犹未了，杨牧已是四脚朝天，跌在地上。那“蓬”的一声，却是他身子触着硬地的声音。

齐建业大惊之下，也不知杨牧有没有受伤，无暇思索，一把抓去，抓着了老头儿的烟杆。那老头儿笑道：“齐老先生，你也喜欢抽烟么？”

以齐建业的功力，这一抓石头也要裂开。他满以为这烟杆是非断不可，不料只觉触手如烫，一股力量反震他的掌心，手指一松烟杆已是掌握不牢。这招一试，齐建业方始知道对方的功力不在他下。

齐建业蓦地想起一个人，连忙问道：“来的可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陈老先生么？”

原来陈德泰这根烟杆乃是一个宝物，外表看来，似是漆木，其实却是青铜混合玄铁铸的。玄铁是一种稀有金属，比凡铁重逾十倍，有一次陈德泰和几位朋友喝酒，酒兴起，曾用这根烟杆试演武功，一敲敲碎了一块石碑，是以得了“烟杆开碑”的外号。齐建业刚才拗不断这根烟杆，反而给震得虎口发麻，也就是因为它是玄铁之故。

陈德泰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贱名有辱清听，陈某不胜惶恐。齐老先生何以和这两位客人为难，可否看在小老儿的面上，大家一笑作了？”

齐建业心想：“你倒说得这样轻松？”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此事一言难尽。本来冲着老英雄的金面，齐某是应该罢手的。但好不容易碰见这两个人，若不趁此作个了断，以后就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请恕碍难从命！”

陈德泰淡淡说道：“齐老先生不肯给我面子，那我可没有办法了。”

齐建业道：“不是我不肯给你面子——”话犹未了，陈德泰已是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！”不听他的解释，回过头来，却对宋腾霄说道：“请问宋时轮是阁下何人？”宋腾霄道：“正是先父。”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你的追风剑法使得这样到家，原来果然是宋时轮的儿子。那么，你想必就是在小金川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了？”宋腾霄道：“不错，陈老先敢情是先父旧交？”

齐建业见他们攀亲道故，心里已知不妙，果然便听得陈德泰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与令尊缔交，以后就没有见过面，

不料他已经仙逝，实是可惜。好，今日碰上了这件事情，你就让我替他了结吧。闲话少说，你们走吧。”

齐建业是个久负盛名的人物，怎能丢这面子，喝道：“不许走！”

陈德泰冷笑说道：“凡事抬不起一个理字。撇开私人的交情不说，我是这间酒店的主人，你们两位和他们两位都是客人，客人在小店闹事，我就有权来管。是我叫他们走的，齐老先生不肯甘休，问我要人就是！”

齐建业年纪虽老，火气很大，听了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只好领教你陈老哥的烟杆开碑的功夫了。不过，这两个人可还不能够现在就走！”

陈德泰烟杆一横，说道：“只要你有本领抓得住他们！”不过，可先得过我这关才行！”

宋腾霄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何妨？齐老先生，你不必担心，宋某既然敢为朋友出头，就不怕三刀六洞。你叫我走，我也不会走的。”陈老伯，小侄多蒙你的爱护，但还是让我自己了断吧。老伯的盛情，小侄心领了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不行，事情是在我的店子里闹出来的，我就非管不可！”

局面一变，突然变成了宋腾霄和陈德泰争执，大家争着要和四海游龙齐建业交手，倒是颇出齐建业的意料之外。

试了刚才那招，齐建业已知陈德泰的功力不亚于他，心中自忖，和陈德泰单打独斗的话，或是还可以有几分取胜的把握，加上了一个宋腾霄，自己就是必败无疑了。

当然以陈德泰的身份，决不能和宋腾霄联手打他，可是倘若自己出手攻击宋腾霄的话，陈德泰有言在先，那就是迫

他非和宋腾霄联手不可了。

齐建业虽然是在怒火头上，也不能不有点踌躇了。

缪长风从酒店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两位老先生可肯听小可一言么？”

店小二跟在后面说道：“老东家，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，这位客官正在喝酒，几乎殃及池鱼，给他们打破头颅。事情的经过，这位客官也是曾经目击的。”

陈德泰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精华内敛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显然是个武学行家。不知他是来帮谁的？”虽然店小二口气，这人似乎是站在自己这边，心里也不能不有点戒备。当下说道：“客官有何指教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依小可之见，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的好。”

陈德泰说道：“我是但愿息事宁人，就不知齐老先生愿不愿意。这话你应该和齐老先生去说。”

齐建业方自沉吟，杨牧记起刚才所吃的亏，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管闲事？”

缪长风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天下人管得天下事，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，也总可以说句话吧。嘿，嘿，依我看来，你们还是和解的好。”

杨牧道：“不和解又怎么样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若然大家都是仇必报，有账必算，那么我和你也有的一笔账未曾算呢！对啦，刚才你不也是口口声声的和我算账的么？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解好。”

言下之意，齐建业和杨牧若是不肯接受调停，没奈何他也是要和杨牧算账的了！

杨牧仗着有齐建业作靠山，正要发作，齐建业却忽地瞪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让我来说”口中说话，足尖暗运内力。

这条街道是用石块铺的，齐建业暗运内力，当他移开脚步之时，只见石块上已经给他用脚尖打了两个交叉十字。就好象用斧头凿出来的，凹痕一般深浅。用脚踏碎石块不难，似这等只是划开两道深浅的裂痕，而不波及其作部份，必须内力能够集中一点、操纵自如才行。陈德泰见他显露这手上乘的功夫，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老头儿果然名不虚传，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若然只是较量内功，只怕我也未必能够胜他。”

缪长风淡淡说道：“愿聆离齐老先生高见。”

齐建业移开脚步，缓缓说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句话是说得不错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论。有的梁子，比如打破了的茶杯，裂了的石头，那就恐怕是补不回来，抹不平净的了。”

话中有话，所谓“打破了的茶杯”，只不过是陪衬，“裂了石头”才是他想要打的比喻。言下之意，除非缪长风可以抹平了石上的裂痕；否则这“梁子”就是终不可解。

这分明是给缪长风出了一个难题。要令缪长风知难而退。原来齐建业是个武学大行家，陈德泰看得出缪长风是个身怀绝技的人，他当然也是早已看出来。不过却未能够准确估量缪长风功夫的深浅如何，是以要试一试。

缪长风不慌不忙的踱着主步，从那块石块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天下除非是杀父母的不共戴天之仇，否则决没有化解不了的梁子！”

移开脚步，那两个交叉十字已是无影无踪，而且他不仅仅是“抹平”了那两道凹痕而已，整块石头就好似给削去了一层似的，平平整整，什么痕迹都不见了。

这份功夫，纵然不能说是四海游龙齐建业之上，至少也

是旗鼓相当！

齐建业暗暗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里想道：“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想不到后辈之中，竟然出现了这许多高手。”

只是和陈德泰单打独门，他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倘若不肯接受调停，谬长风一定要和杨牧“算账”的话，他和杨牧二人，那是必败无疑的了。更何况对方还有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，这二人也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。

饶是四海游龙火气再大，在这样强弱悬殊，众寡不敌的形势之下，那也是无可奈何，必须罢手的了！

谬长风显露了这手功夫，仍然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不知齐老先生以为晚辈的话是否得当？”

齐建业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谬长风道：“小可是蓬莱谬长风。”山东蓬莱县乃是他的籍贯。

齐建业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怪不得陈天宇盛赞他。果然了得。”当下明知故问：“江南陈大侠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谬长风道：“陈大侠折节下交，我可不配称作他的朋友。”

齐建业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看在两位陈大哥的面上，今日之事，就此揭过。后会有期。”他先提陈天宇，然后才说“两位陈大哥”。“两位陈大哥”虽然也包括了陈德泰在内，显然是主从有别了，还有一层，他只是说“今日之事，就此揭过”，却并没有说就此解开与宋腾霄所结的“梁子”，意思当然只是暂且罢手而已。

陈德泰明知他是遮羞的说话，心里暗暗好笑。但陈德泰但求息事宁人，也就不想再给他难堪了。当下说道：“我还未曾尽地主之谊呢，齐老先生请进小店喝一杯。”

齐建业冷冷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，不啦！”回过头来，拂袖便走，他一走杨牧当然也是灰溜溜的跟着他走了。

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这老头儿真是死要面子，可笑得紧！分明是自知不敌，偏要说是看在江南陈大侠的份上。这事却与陈天宇又有什么相关了？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原来是谬大侠，小老儿是久仰大名的了。多亏谬大侠显露了这手神功，否则只怕还吓不走这四海游龙呢！”

谬长风笑道：“陈老前辈给我脸上贴金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宋腾霄因为是久居在边荒之地的小金川，却不知道谬长风的名头，但见陈德泰这样称赞他，对他也不由得另眼相看。不过由于谬长风刚才在酒店里曾暗助过段仇世一臂之力，宋腾霄却是不免对他尚有芥蒂。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相请不如偶遇，今日我得见故人之子，又得与谬兄幸会，就请大家都来同喝一杯。”

宋腾霄忽地淡淡说道：“谬先生，你刚才在酒店里显露的那手功夫，更是令我佩服！”

陈德泰不知就里，说道：“谬大侠，你刚才显露了什么功夫，可惜我没有眼福见到。”

谬长风道：“没什么。刚才那姓杨的几乎打到我的头上，我和他开个玩笑，泼了他一脸酒。”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这姓杨的真是可恶。谬兄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好。”

吕思美心直口快，禁不住就说道：“谬先生，想不到点苍双煞也是你的好朋友。”

谬长风淡淡说道：“我是个浪荡江湖的人，三教九流的朋友识得不少。不过点苍双煞却不是我的朋友。但如果有机